

# 空间·功能·情感三元地方重塑机制探索 ——基于空间生产的思考

Explora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Place Remodeling Mechanism of Space, Function and Emotion: Based on the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杜若菲 DU Ruofei

**摘要** 基于对现今资本、权力驱动下的城市历史文化片区空间再生产困境——产出历史文化和价值异化的现象——的反思,以南京国际安全区这一失落的特殊历史片区为例,拟提出新的历史片区更新之道。对此类重要历史片区作为“地方”及重塑其地方的必要性进行提炼并结合空间生产理论进行分析,指出历史片区地方重塑的过程即历史片区空间再生产的过程,得出只有基于日常生活的地方空间再生才是成为重塑地方历史和情感、保有地方差异、避免地方卷入资本循环和重构而成为抽象空间的途径这一观点。而后构想“空间·功能·情感”三元地方重塑机制并对其进行解读。最后辅以地方重塑相关策略,以期为类似历史片区的再生实践提供新思路,丰富空间生产理论的微观研究。

**Abstract** Based on today's dilemma of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history and cultural areas caused by capital and political power and take Nanjing Safety Zone which is a faded historical are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ends to put forward a new way for the updating of historical areas. It explains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ical area as place and the necessity of remodeling the pla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oints out the process of the historical area's place remodeling is the process of the space reproduction, finds that only when the way of place's space reproduction is based on daily life, can it be remodeled as the place maintaining local differences and avoiding being involved in capital circul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n the article interprets the three-dimensional place remodeling mechanism of space, function and emotion, and finally supplements with strategies of the places' remodeling,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methods to the historical areas' regeneration, and enrich the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microscopic study.

**关键词** 空间再生 | 地方 | 重塑 | 日常生活 | 国际安全区

**Keywords** Space regeneration | Place | Remodeling | Daily life | International Safety Zone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17) 06-0111-05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识码 A

## 作者简介

杜若菲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 0 引言

“世界上众多国家随着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将被迫或主动地转向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寻求自己的文化特色,试图在文化上重新定位”<sup>[1]</sup>,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对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做了如上精确的描述。在今日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背景下,承载着国家、民族、城市文化基因的老城,尤其是其重要地段、片区,作为重要而不可复制的历史记忆附着,成为新时期的城市增长原动力。

然而,很多重要历史文化片区却由于现代生活的全面覆盖而面临困境——历史意义被掩盖,所代表的社会空间逐渐变得陈旧、其物质遗存成为现代生活和社会形态的载体。陈旧和改变并不代表不值得被记忆,许多针对此类片区的更新改造再生计划也应运而生。可是,随着城市跳出经济、社会变化的载体的桎梏并成为资本生产循环的重要因素,旧城更新、历史文化空间再开发作为空间文化意象的塑造,表面看似是对历史的保有与传承,实则出现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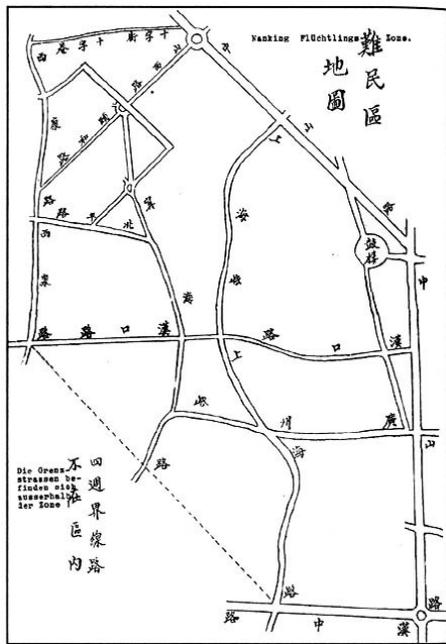


图1 南京国际安全区范围  
资料来源:网络。

品化的趋势,走向资本和市场。学界亦指出,卷入了资本潮流中的历史空间文化符号已经异化,不具有历史的本真。因此,如何帮助业已趋近凋敝的富含历史文化的片区在守住其特殊意义的基础上融入城市生活,产生融入社会生活的公共文化空间,实现长久的城市生命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 1 记忆还是遗忘? ——重要历史片区的困境

### 1.1 资本循环下的历史片区更新

在城市发展的“文化战略”提出并成为各个城市发展的战略焦点的背景下,承载着城市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的旧城与历史地段因其标杆意义而跃升为未来城市发展过程中重大的战略资源<sup>[2]</sup>，“文化”的价值又因文化本身对城市未来发展起到催化作用的原因而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挖掘利用,一些看似成功的历史片区改造更新模式如上海新天地模式,快速蔓延到全国各个城市。上海新天地模式是立足于上海特殊背景、满足经济快速发展需求目标的一种文化利用探索,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模式化运动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文化空间成为徒有仿古之表

的现代化多功能休闲场所,其文化符号被剥离掉了历史空间特质,被异化为一种单纯而简陋的消费空间符号<sup>[3]</sup>。这种经过资本清洗和重构的场所而产生的空间产品进入了全球资本生产循环链条,被无情卷入资本的洪流中。

好的历史文化空间应该是具有在地性的、为人所共享的、有可以吸引人驻足的历史内涵,而绝非标榜的“小资消费空间、高端娱乐场所”。上述新天地式更新被广为诟病的原因,不外乎是这种更新实质上是资本和权力驱动下的消费文化与历史文化的角力。如大卫·哈维所揭示的:消费在后工业时代的全球化消费社会业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哈维认为,“城市奇观”的建造只是为了对消费以刺激并形成资本的积累,而其建造过程中所谓的特色创造也仅仅是历史元素和本土特色被极度简单化、高度符号化的过程,大量地区的独特性在这种特色创造的过程中丧失<sup>[4]</sup>。那么,是否存在某种道路,可以帮助业已趋近式微的富含历史文化的片区在守住其特殊意义的基础上融入城市生活,避免趋向同质和沦为资本运作的零件,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并实现长久的城市生命力?

### 1.2 被遗忘的南京国际安全区

诚如上文所述,历史空间在不断演化和更替的过程中会逐渐变得陈旧,丢失原社会特性,其物质建成环境也会逐渐转变成为其他生活和社会形态的载体。南京国际安全区就是属于此类的一处历史空间。

1937年,南京处于日占阶段。在此期间,外国教会机构在南京城内创立了一定数量的机构如医院、教堂、学校等。各教派仿照De Besange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安全区的模式,在这些质量较佳且相对被日军所忌惮的机构建筑内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以金陵大学、马林医院(今鼓楼医院)为中心,面积3.86 km<sup>2</sup>,四面以马路为界(东以中山路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延伸向西康路;西面从北界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再往东南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具体范围如图1),以保护与救助难民,还成立了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

委员会”的私人机构,并在界内分设共25处难民收容所,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sup>[5]</sup>,今天,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在拍摄过程中,仍会选择区内建筑取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战争年代的困难处境中对日军罄竹难书的暴行进行抗议,并救济南京城内难民逾万人,是国际友谊的体现、更是人道主义和博爱利他精神的表征。同时,对抗抗日战争中的受害城市南京而言,南京国际安全区作为其地方抗日战争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更背负着记忆历史的责任。相比于所经历的其他历史阶段,该区在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国际安全区的阶段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然而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功能和空间的复杂化,国际安全区在城市中的地位日渐下降,随着历史教育的深入,国际安全区却未得到与之历史意义和地位相符的保护。国际安全区现存遗址主要集中在南大、南师大、鼓楼医院、拉贝故居、江苏议事园等处,这些建筑在抗战年代曾经作为难民收容所,见证了那段岁月,而在抗战之后,它们逐渐恢复了原先的功能。功能的转变和现代生活的覆盖使国际安全区特有的意义渐渐消弭,再加上片区内物质空间缺乏整治、没有进行体系的保护,对其特殊历史时期的宣传欠佳等原因,大多数人们并不知道国际安全区。今日居住在旧时国际安全区范围内的居民也对国际安全区所知寥寥,而一项针对南京市在校大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作为受教育群体的在校大学生对南京国际安全区具有认知的仅有18.6%,且其中的大部分都来自电影传播而非其他途径。

对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历史信息进行保护势在必行,但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似乎又容易陷入资本的逻辑中。然而仔细考量,南京国际安全区相较于诸如上海新天地、南京1912、颐和公馆等历史片区又有所不同。首先,南京国际安全区虽同样位于老城区,但是其占地面积相较于其他一般历史片区更大,接近4 km<sup>2</sup>,这导致对片区整体全部进行隔离式保护的现实性有待商榷;其次,南京国际安全区内的各种历史建筑、街道,大多或经过修缮、或已被整饬,依旧承担着

表1 David Harvey对空间生产的解释

空间实践 经验层次	空间再现 感知层次	再现空间 想象层次
人事物、信息、货币的流动；土地使用与营造环境； 国家和空间的管理性划分； 实质基础设施的生产； 社会基础设施的领域组织	制图与视觉再现； 距离的社会、心理与物理量测； 空间的象征再现与论述；领域性；地缘政治学； 国族主义与区域文化	吸引/排拒；距离/欲望； 纪念性的仪式空间； 恐惧与压抑的空间； 乌托邦；空间诗学；心与家； 空间与地方的神话； 科幻小说的存有论与空间

注：David Harvey (1989: 220-221), 每一项都可以区分为“可及性与距离化”、“空间的占用与使用”、“空间的支配与控制”，以及“空间的生产”。

资料来源：王志弘整理。

其相应的城市功能，并且即使时至今日，其中仍然上演着鲜活的城市生活——这使得相对于其他历史片区，国际安全区似乎更具有走向新的道路的可能——不是新天地、南京1912的高端消费，也不是颐和公馆的不近烟火，而是根植于今天的日常和生活。

## 2 地方的重塑——基于日常生活的地方空间再生

### 2.1 空间生产理论下的地方

#### 2.1.1 重要历史片区作为“地方 (place)”

地方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规划及人文地理等学科以现象学为哲学背景首次提出的<sup>[7]</sup>，其概念不同于传统城市空间认知中的“节点”，因为地方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于物质形态，还包涵了其与城市空间及城市生活的其他复杂关联。艾兰·普瑞德 (Allan Pred) 对地方论述道：“经由人的居住，以及某地经常性活动的涉入；经由亲密性及记忆的累积过程；经由意象、观念及符号等等意义的给予；经由充满意义的‘真实的’经验或动人事件，以及个体或社区的认同感、安全感及关怀的建立；空间及其实质特征于是被动员并转形为‘地方 (place)’。”<sup>[8]</sup>可见，地方因为强调人的活动与记忆而拥有着强烈的“人本性”。

而针对城市中的重要历史片区，段义孚有这样的论述：“不会仅仅因为在一地屹立长久，便具有历史性。除非过去的事件被铭记在史籍、纪念碑、史迹，以及肃穆欢愉的节庆活动里，被承认为传统的一部份，否则对于现在不会有影

响。”<sup>[9]</sup>国际安全区在抗战时期保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难民，是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精神和博爱利他、反战促和的象征，被记载在抗日战争史中。诸如国际安全区这样的历史片区，作为城市特殊集体记忆的载体，充盈着历史经验和真实情感，是城市中重要的“地方”。

#### 2.1.2 地方的三元属性与空间生产理论<sup>①</sup>的关联

爱德华·瑞尔夫 (Edward Relph) 在其著作《地方与无地方性》(Place and Placelessness) 中提出，地方具有物质、功能和意义三重属性。此外，地方经常伴随了可视化的意象，结合大卫·哈维对空间生产的解释 (表1)，这可以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以及文化研究中对于再现 (representation)<sup>②</sup>的讨论联系起来。

第一点，物质属性，“地方的物质性意味着记忆并非听任心理过程的反复无常，而是铭记于地景中，成为公共记忆”<sup>[10]</sup>。对于历史片区而言，物质属性即片区中的物质实存——即在这个空间里的人类行动与感知，包括对该空间进行生产使用乃至控制与改造的行动，这构成了其空间实践，它包含作为型塑每个社会特征的特殊区位和空间组合。

第二点，功能属性，即地方承担的功能。功能属性牵涉到地方所处空间现在的呈现方式——包含空间本身的样貌与意义以及被呈现的各种途径，这构成了其空间再现。它是构想概念的 (conceptualized) 空间，以构想的 (conceived) 空间来辨识生活的 (lived) 空间

与感知的 (perceived) 空间<sup>[11]</sup>。

第三点，意义属性，其中包含象征意义、思想感受、行为价值等。地方具有特殊的身份和特性场所的特别历史意义——基于历史意义形成的人们交往沟通纪念缅怀的空间，即通过空间再现手段后得到的异于原空间日常的、具有在场性的、纪念性仪式空间——再现空间 (the lived)。再现的空间是活生生的，具有情感性的核心。

可见，根据地方特质进行地方重塑和历史文化符号再现的过程，可以看作是通过人的行为、设计而得到“再现的空间”的过程，即整个地方塑造的过程暗合了空间生产理论，而对地方的重塑恰是对地方所处空间进行的再生产。

#### 2.1.3 “空间生产”介入“地方重塑”——基于日常生活的地方空间再生

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一说源于人文地理学，它指某一个地方的特殊属性，也指这个地方给人以人的感受。前者侧重于地方的历史特性，使之成为值得被记忆的地方；后者则强调个人对地方的依附，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因此，地方感同时指涉了客观与主观的面向。爱德华·瑞尔夫认为，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城市地方，在前现代时代，城市地方感具有独立性和独特性；在现代时代，城市变得毫无特色，充斥着同质化的景观，这使得城市所具有的地方感消失；在后现代时代，地方感成为了城市空间符号并得到重视<sup>[12]</sup>。地方感是地方在地的差异体现，具有所处地方的特质如该地方历史和该地方的日常生活，这种特质重要但却非常

注释 ①空间生产理论：由昂希·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提出，其研究对象为空间的社会生产，即从心灵空间、物理空间，到“社会空间”，都是社会的产物，所谓社会即指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关系与过程，每个社会都有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空间之生产，或者说，每个社会为了能够顺利运作其逻辑，必定要生产（制造、建构、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空间。他还进行了三层次的空间分析架构——3个层面：空间实践 (Spatial practice)、空间再现 (Representation of space)、再现空间 (Space of 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al space)

②再现 (Representation)：再现指一组建构与沟通意义的实践。这类再现性的实践，在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生产和流通“意义”，而这些意义可以定义为文化。再现是地理学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再次或再度展现”(Re-presentation)。因此，再现总是牵涉了双方：一方是被再现的对象，另一方是再现的结果或产物。一般认为被再现的对象是“现实”或“真实”(Reality, Truth)，而再现的产物是次级的、次要的、衍伸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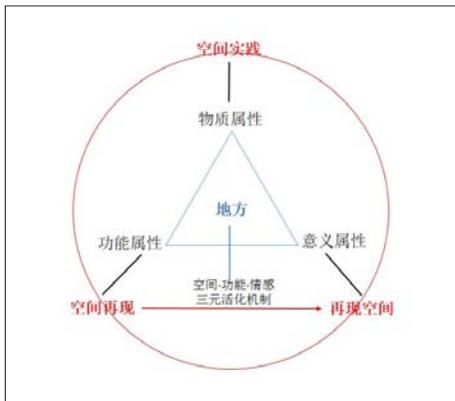


图2 空间再生介入地方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脆弱。

作为地方感的直接体现,日常生活——在饱受工具理性和现代技术所主导的工业文明与统治制度所带来的异化之苦的同时——更加孕育着解放的可能性。“空间三元论”同样也体现出这一内涵,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亦都提到了空间的生活性,强调看似平庸的大众与日常生活的力量,认为大众与日常生活会以或隐或显的反抗形式推动空间的生产<sup>[11]</sup>。于此,基于日常生活的地方空间再生成为重塑地方历史和情感、保有地方差异、避免地方卷入资本循环和重构而成为抽象空间的途径(图2)。

## 2.2 基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功能·情感”三元地方重塑机制

在《地方与无地方性》(«Place and Placelessness»)中,爱德华·瑞尔夫提出“地方”应具有三重特质:物质、功能和意义<sup>[12]</sup>。地方理论在此基础上认为,对于地方的认同理应也包含3个方面,分别是针对地方的特殊物质空间环境的认知认同、针对地方功能的行为参与认同以及针对情感与意义的体验认同。对重要地方的重塑也应籍由上述3个方面进行,由此归纳有地方的“空间·功能·情感”三元重塑机制(图3),具体阐释如下:

第一元,空间——这是三元重塑机制中最为基础的一元,它对应地方的物质属性,指针对地方具象物质空间的改造、整饬和标注,是对物质空间的重塑。第二元,功能——作为三元重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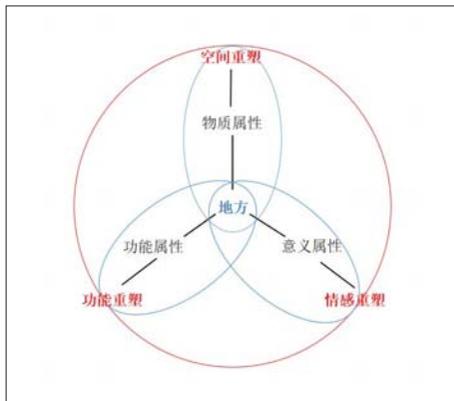


图3 空间·功能·情感三元地方重塑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机制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贴近生活的一元,指重现地方功能性的人的行为参与认同,包括地方功能回溯和地方功能重建,是对地方功能的重塑。其中地方功能回溯的最重要作用是帮助唤醒城市中重要的地方附着的历史记忆,地方功能重建是通过赋予地方新功能,使其以新的身份参与到城市生活之中,并在同时构建自身地方文化特色。第三元,情感——指通过地方的情感与意义的体验认同,达到地方情感重塑,指通过体验方式使地方所处的具体空间领域或物质环境被感知,使特殊地方意义再现。重要的是,三元重塑机制是基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鲜活的日常要在进行地方重塑的同时继续被保有,就必须不断地基于这种日常来进行空间的再生产。

“地方的物质性意味着记忆并非听任心理过程的反复无常,而是铭记于地景中,成为公共记忆”<sup>[13]</sup>,因此,对地方重塑的第一步是针对地方物质空间的重塑,其主要目标是在保护地方所处的物质环境和空间领域的同时,提供可感知的内容。以南京国际安全区为例,对于区内承担现代社会功能的历史建筑,可采用门牌标识、信息手段等进行历史信息的标注,如该场所的历史发展历程、场所相关事件简述及相关人物传记等;此外,可以在国际安全区内开辟遗产廊道,可通过在地面和道路两旁进行特殊标志设计来凸显其廊道的连续性,用完整的解说系统对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古今演变进行多主题、多形式的解说(如安全区发展、现代城市规划、

道路建设、社会变革、今日日常功能与历史年代的关系等),由此完成基于日常生活的对重要地方的物质空间重塑。

地方功能重塑由于现实和历史的三重原因,成为南京国际安全区地方重塑的重要内容。以南京大学为例,作为国际安全区的中心,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学校在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时期作为难民收容所保护了数以万计的南京难民,然而对国际安全区具有认知的这些学校的在读学生却寥寥无几,这深刻表现出对该地地方功能的回溯认知缺乏。由此,可通过诸如口述历史、摄影展览等手段进行地方特殊历史信息的存档,并在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校内设置小型展览室,或联合诸如校史馆等同类型的场所设置专类展览室,在不影响原区正常教学生活的情况下实现地方功能重现和回溯。此外,还可以对区域进行功能重建,但是这种重建并非资本逻辑下的旅游开发,而是结合重要地方历史和现代社会功能的地方功能重建,如根植博爱精神、国际友谊的素质教育功能,立足反战促和价值的历史回溯功能等,可通过在该地方现有空间中进行布置公共展板、营建公众教室、创立主题活动日等的设置,鼓励周边居民积极参与到国际安全区地方的保护和重塑之中,引发社会对特殊历史和地方的珍视。由此,可完成基于日常的对重要地方的功能重塑。

空间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及其他原因而经历不同阶段,因此具有异质性<sup>[14]</sup>。对于南京城市而言,抗日战争期间最为重要也无法忘却的历史记忆无非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及与之相伴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而其时的国际安全区以及在其中发生的救助事件也具有同样深重的历史意义。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塑,可通过设置社区博物馆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从前(现在仍是)以建筑来想象现代博物馆,而未来的博物馆则是以过程或经验来被想象的”<sup>[15]</sup>,后博物馆时代的博物馆更加倾向于融入社区之中,融入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深化地方历史意义的方式更加有助于居民获得对地方的亲近和归属感,也是对重要地方情感的重塑。

“空间·功能·情感”三元重塑机制在完成地方重塑的同时,也完成了地方的空间再生产,得到再现空间,达到基于日常生活的地方空间再生。

### 3 结语

建筑学家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认为,地方能够以具体空间表现形式和结构,丰富物质空间的精神、价值和意义<sup>[16]</sup>,对重要地方的重塑更是基于积极的态度和方式将人与环境、人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并帮助城市中日渐式微的历史文化空间实现长久的生命力。本文基于对现今资本、权力驱动下的城市历史文化片区空间再生产困境——产出历史文化和价值异化的现象——的反思,提出只有基于日常生活的地方空间再生才是成为重塑地方历史和情感、保有地方差异、避免地方卷入资本循环和重构而成为抽象空间的途径,并构想“空间·功能·情感”三元地方重塑机制,以期为类似历史片区的空间再生实践提供新思路,丰富空间再生理论的微观研究。

(感谢南京大学中法城市·区域·规划科学研究中心各位老师对本文的帮助。)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HUNTINGTON S P, MUNDIA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J].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Histórico-Sociales, Universidad Veracruzana, 1998.
- [2] 李建波. 对南京老城南地区历史文化当代价值及其复兴的探讨——读《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一书有感[J]. 江苏城市规划, 2009(11):15-18.  
LI Jianbo. Study on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the

- reviva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old south area of Nanjing City: after reading the book *The Reborn of the Urban Historic Block* [J]. Jiangsu Urban Planning, 2009(11):15-18.
- [3] 吴晓庆, 张京祥. 从新天地到老门东——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价值的异化与回归[J]. 现代城市研究, 2015(3):86-92.  
WU Xiaoqing, ZHANG Jingxiang. From Xintiandi to Laomendong: the alienation and return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in urban renewal[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5(3):86-92.
- [4]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J].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1989, 21(4):915-916.
- [5] 孙宅巍. 试论南京大屠杀中的“安全区”[J]. 南京社会科学, 1992(5):104-111.  
SUN Zhaiwei. The safety zone in Nanking Massacre[J].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992(5):104-111.
- [6] 徐立刚. 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历史作用[J].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0(2):36-40.  
XU Ligang.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J].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2010(2):36-40.
- [7] DEREK G, RON J, GERALDIN R P, et al.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4th ed.) [M]. Oxford: Blackwell, 2000: 586.
- [8] 夏铸九. 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M]. 台湾: 明文书局有限公司, 1994.  
XIA Zhujie. Culture and social space theory[M]. Taiwan: Express Book Co. Ltd., 1994.
- [9]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174.
- [10] VERSTRAETE G, CRESSWELL T. Mobilizing place, placing mobility: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M]. Amsterdam: Rodopi, 2002.
- [11]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Nanjing: Press of the Nanjing University, 2012.
- [12] RELPH E C. Place and placelessness[J]. Geographical Review, 1978, 68(1).
- [13] 提姆·克利斯沃. 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M]. 徐苔玲, 王志弘, 译. 台北: 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06.  
CRESSWELL T. Place: memory, imagination and identification[M]. XU Tailing, WANG Zhihong, translate. Taipei: Science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06.
- [14] 迈克尔·赫兹菲尔德. 什么是人类常识[M]. 刘珩, 石毅, 李昌银,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RUMSFELD M H. What is the common sense[M]. LIU Heng, SHI Yi, LI Changyin, translate.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6.
- [15] 单霁翔. 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

社, 2011.

SHAN Jixiang. From the world to the universe: thinking of the broad sense museum[M]. Tianjin: Publishing House of Tianjin University, 2011.

- [16] 诺伯格·舒尔茨. 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 施植明, 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SCHULTE H. The spirit of the place: towards the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M]. SHI Zhiming, translate.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0.